

读者
DUZHE

因为爱·母爱

《读者》图书部
编



母亲的背 是最安稳的床

妈妈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陕西
新华
书店

《读者》图书部 编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何风主编;《读者》图书
部编.—西安:未来出版社,2017.1
(因为爱系列)
ISBN 978-7-5417-5953-6

I. ①母… II. ①何… ②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8924号

因为爱系列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

MUQIN DE BEI SHI ZUI ANWEN DE CHUANG

何风/主编 《读者》图书部/编

总策划:孟讲儒 李进

执行策划:唐荣跃 柴冕

责任编辑:杨雅晖 雷露深

装帧设计:许歌 张涛

内文绘图:远飞

封面绘图:远飞

发行总监:董晓明

营销宣传:薛少华 陈欣

出版发行: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西安市丰庆路91号 电话:029-84287959)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1 插页:10 码

版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17-5953-6

定价: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电话:0915-3910927)

目 录

那种温暖戛然而止	001
我的母亲	008
妈妈的心	011
离别	013
给你人间寻常爱	016
母亲的时钟	018
母爱的重量	022
一觉睡到小时候	025
一个妈妈的承诺	029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	030
妈妈的礼物	031
母亲	035
妈妈的信	037
我亲爱的文艺老青年	041
爱的磁石	044
你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046
娘	049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054

疯娘 057

我的妈妈 066

母爱日记 069

丁香花开的时候 075

最后的母爱 079

请用我的眼睛看他一眼 081

妈妈的礼物 083

不死不休的爱 086

当母爱没有名字时 091

妈妈很早就醒了 095

生日里的康乃馨 098

母亲的鼾歌 100

永恒的母亲 105

妈妈，稻子熟了 109

妈妈，谢谢你让我离开 111

荣光背后多少母亲痛 115

梧桐飘落的深秋 121

母亲的勇气	125
赋得永久的悔	127
母女深情溢笔端	132
那段岁月，那份爱	136
梦中的跋涉	140
我和妈妈的粥	142
母亲的手	146
从此不与爱抗争	148
母亲让我快乐魔术	153
母爱创造的奇迹	155
一日重生	157
让我看着你	162
你一看就是个当妈的	165
母爱巧克力	167
爱也悄然	170
远处，那一盏灯	174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

那种温暖戛然而止

春 儿

我喜欢男孩，我一直认为男孩比较皮实比较好养。

后来，我真的有了儿子。

我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臭臭。

有孩子的日子是快乐的，每个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快乐都是无价的，都是永恒和真实的。现在回想起和臭臭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仍然能感到那一份从心底涌出的温柔。那是一种能让钢铁熔化的温柔。

还记得，刚出生时，臭臭是那样的娇小和丑陋。红红的皮肤皱皱的，像一个小老头。我甚至不敢碰他不敢抱他。他不停地哭。饿也哭，渴也哭，拉也哭，尿也哭。很长时间我才醒悟，他所有的表达方式也只有这些了。于是开始学习怎样当一个合格的母亲。因为这个小小的生命只有靠我才能存活，他只有在我的怀里才会感到安全，才会安静地睡，才会停止哭泣。

我快乐地看着我的孩子，并真心地感谢上天赐予我这个如此美丽的小精灵。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发觉，原来我可以这样的温柔和宁静，可以这样的慈爱和善良，可以这样的勇敢和真诚。是的，我不停地发现着新的自己。

慢慢地，他开始学走路。开始他在学步车里学习。他学得很快。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在家里冲来撞去。他的好奇心很足，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会微笑，然后亲一下，看见加湿器冒出的白气也会伸手去抓。在我给他做饭的时候，他会把车停在厨房门口，好奇地张望。他很依赖我，不论我在哪里，他都跟着。哪怕是我在洗澡或去卫生间，他都会重重地敲打着门，确认我在里面后，安静地等待我出去。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是 1996 年的春天，五月的微风温柔地吹拂着我绿色的短风衣。明媚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我，一切都暖洋洋的，我呼吸着芬芳的空气，迈着轻快的步伐去接我的孩子。很突然，就同被雷击中了一般，我心中涌出来的幸福压得我要窒息，那是一种暖暖的暗流，轻轻地流遍我的全身，直达我的指间。那一刻我问我自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可爱的儿子。我是多么的幸福。那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扎扎实实的幸福。那一年我 25 岁，我儿子刚刚一岁。

快乐的我啊，丝毫没有察觉到灾难就藏在我幸福的背后。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刻来临。

在儿子一岁三个月的一天夜里，他突然哭闹起来，我和爱人一直哄着他，但他仍不停地哭，直到他哭累了，才睡去。第二天，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左眼红红的。我抱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只是告诉我，点点消炎药水就好了。于是，我给孩子按时点药。但红还是没有消。快一个星期时，我又带孩子去检查。这次大夫好像很紧张的样子，仔细地查了又查，最后告诉我，孩子的左眼失明。而且，可能还有别的毛病。我惊呆了！一会儿医生把我的爱人叫了进去，当爱人出来后，脸色苍白地告诉我：“臭臭可能是眼癌！”我一下就呆住了：“眼癌？不可能！一定是错了！”我的孩子健康活泼，就算他的眼睛有问题，也不可能是什么癌！我不相信！我要去北京复查！

第二天，我和爱人带孩子去了北京。

结果终于出来了。

臭臭真的是视网膜母细胞瘤。真的是眼癌！我一下子跌坐到地上，很久才发现我已失声痛哭。我感到血被抽干了，心被揉碎了。医生说过：得这个病的孩子在走的时候两只眼睛都会瞎的，而且随着肿瘤的增大和游走，脸部会变形，惨不忍睹。

想着孩子欢笑的脸，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才一岁三个月啊！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难道就要结束吗？这一切是真的吗？医生告诉我，臭臭现在可以化疗，也许还有 50% 的希望，但是他必须进行眼球摘除手术，包括眼眶。化疗的结果是这半边脸永远是他一岁时的脸，而那半边脸却正常生长。而且，即使手术成功、化疗成功也只能活到七八岁。当时我疯狂地抓着医生的手一个劲儿地喊：“给



他做手术！做手术！”但我清楚地知道，这对才一岁多的孩子而言太痛苦了，更残忍的是如果他活到了7岁，在他懂事以后，病痛带给他的心理伤害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难逃一死啊！

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做出了我们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定。我清楚地记得在做出这个决定时爱人那张没有血色的脸和悲伤的眼睛。我对爱人狂喊：“不可以！医生说若不做手术，孩子会双目失明的，双眼会长出菜花一样的东西，头也要变形的。我该怎么办！当臭臭伸着双手呼唤我‘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时，我该怎么办？我会疯的！做手术吧！就算是倾家荡产、剜骨剔肉也要给他治啊！做了还有一丝的希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孩子死去！”面对着我的歇斯底里，我爱人，我心爱的人只是使劲地抱着疯狂的我，向我吼道：“春儿，你清醒一点！你难道让臭臭长到可以质问你‘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活下来’的时候吗？你难道让他就用一只眼睛来面对这个冷酷的事实吗？你难道让他饱受身体的摧残还要面对那些好奇的目光吗？”然后他使劲地擦了一把眼泪。

孩子，原谅父母吧！我们是残忍的，但也是无奈的！我们必须这样决定。我们宁愿让你快快乐乐地活上一年，在你什么也不懂的时候走，也不要你受尽折磨才走。虽然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我把内疚背负一生。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背着我的臭臭，躲开了亲人。我背着他走在午夜安静的城市里，一直走着。我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也不在乎去哪里。我只知道我要背着他走，我要和他在一起。路上，我抱着我的臭臭问他：“臭臭，妈妈爱你，你知道吗？”臭臭告诉我：“知道。”我流着泪告诉他：“臭臭，妈妈爱你，不管妈妈怎么做，你要知道妈妈是爱你的。”臭臭回答我：“知道。”我问他：“臭臭，你来世还做我的儿子好吗？”我的臭臭，什么话都会答的臭臭却什么也没说。我的泪水滴到了他的脸上。于是，我又换了话题问他：“臭臭，你爱我吗？”他清楚地回答：“爱。”

日子一天天地过，我还抱着一丝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是误诊，或许会钙化，也许这一切都是梦幻。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孩子的眼睛，我提心吊胆地看着他睁开眼睛。如果，他向我微笑，如果，他清脆地喊我妈妈，我的一天就会很轻松很愉快地度过。但更多的时候他总是皱着小小的眉头，闭着眼睛赖在我的怀里告诉我：“妈妈，我难受。”然后不停地翻转他小小的身体。每当这时，我的

心就紧缩在一起，我能做的只是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希望能把他所有的疼痛都吸附到我的身上。我不停地告诉他：“臭臭，妈妈在这里呢。不怕，妈妈在呢，妈妈抱着你呢。”然后让他在我的泪水和歌声中昏睡。我教会他很多的故事和诗歌，但我从不教他“疼”“痛”和有关的字词，所以，他临走的时候仍只会告诉我：“妈妈，我难受。”只有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意思。那个难受里包含了多少不能忍受的折磨！

我的孩子活了 958 天，两年 7 个月 15 天。

我的臭臭活着的时候，他出奇的乖巧，出奇的聪明，他和同龄的孩子一样的可爱，不，甚至更机灵。他喜欢小汽车，我给他买了近百辆大小不同的小汽车，每天他都不停地摆弄他的车。是的，我溺爱他，倾我所有来满足他的愿望。看着他在不疼痛的时间认真地玩，对我是一种享受和幸福，我知道我看他的日子不会很多了。

在他病着的日子里，我用了很多偏方给他治病。我知道我很愚昧，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臭臭仍然做了手术。因为他的眼睛里的东西已长大了，真的突出来了，他合不上眼睛。每次我帮他合眼睛的时候，看到他应该是眼球的地方已被一块灰色的东西代替的时候，我都在颤抖。我真的快崩溃了，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或者，我当时在别人的眼里已经疯了。

臭臭被推进了手术室，他小小的身体躺在大大的床上，那么的单薄和可怜。我望着手术室的门，我的生命似乎被抽干了。我向上天默默祈祷：“让我的臭臭不要活着下来，让他死在手术台上吧。”我真的是疯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祈祷词吗？但我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臭臭的眼睛将被挖掉。他那个眼睛的地方将是一个黑黑的窟窿。我害怕，我不知道我该怎样面对他的痛苦。我的爱人拉着我的手，我们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远离人群，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那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手术车推了出来，我却躺到了另一张床上。我很虚弱，发自内心的虚弱。我支撑着起来，我必须起来，我是母亲。我看到了他安静的身体，小小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抱起他，他是那么的轻盈，我抱紧他，我怕他飞走。他的左眼蒙着一块大大的纱布。他的麻药还在起着作用。他很安静。那一刻我忽然有个幻觉：是不是他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不要想啊。

臭臭醒了，他疯狂地拉着他脸上的纱布。他疼啊。麻药劲儿过去了，他挣扎



着大叫：“妈妈，难受啊！妈妈啊！难受啊！”爱人用力地抓着他的手，一边喊我：“春儿，快点，帮我抓住他！不要让他把纱布拽掉！”我勉强站了起来，正在这时，臭臭挣扎着向我伸出了手并喊出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句话：“春儿！妈妈啊——”那个声音是那样的凄凉和无助，又是那样的震撼！

我终于崩溃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晕倒了。

当我醒来时，臭臭已被打了安定针，昏睡过去了。

在医院的日子是没有记忆的日子，我现在只记得臭臭左眼上那一块白得刺眼的纱布。

我曾尝试过闭上我的左眼，想看看臭臭能看到的世界。当我看到后，我感到很悲哀。真的。

他常常用他那仅存的右眼信赖地看着我，那是一只清澈如泉水般的眼睛。眼睛里流露出的信任让我悲伤。

我是脆弱的。我从来就没敢看我孩子那做完手术的左眼。每次带孩子去换药的时候，我总是不敢进去。我躲到了眼科走廊。但我还是能听到臭臭狂喊：“妈妈——妈妈——”的声音。我躲到了电梯里，随电梯上上下下，用力捂住自己的耳朵，但臭臭的叫声仍能听到。那无奈地喊妈妈的声音飘荡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在他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诉我臭臭还能活半年。我真的以为他能活半年呢，但只有两个月，我的臭臭就走了。

臭臭要走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他要离开我的征兆。他不吃不喝，安静地躺在我的怀里，轻飘得像一片羽毛，他小小的眉头紧紧地皱着。他不停地在我的怀里扭动，不停地喊：“妈妈，难受。妈妈，难受。”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

我把臭臭送到了医院。在病房，我爱人去取住院的东西，我抱着我的孩子，抱着即将离开我的孩子，我哭了，没有任何顾忌地放声哭了。我问臭臭：“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妈妈，可我为什么却救不了你啊！”是的，悲哀的不是孩子有病，是我做妈妈的救不了孩子，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我。在空空的病房里，我无奈的哭声在回荡。上苍有灵啊！如果泪水能唤回我的臭臭，我宁愿让我的泪流成海！如果用我的生命能救回我的孩子，我情愿死一万次！我

的孩子，我的臭臭！只有他能听得到我的呼唤。但他已昏迷了。

臭臭走了。永远地走了。真的走了。我永远记得那一天：1997年10月9日。我的灵魂被永远地带走了。

但我仍感谢上苍。他走的时候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他的面貌没怎么变。虽然他的脸有些轻微的变形，但他的右眼没有失明，他临走的时候仍看得见我，他仍能准确地用他的小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他仍知道他的妈妈在他的身边——永远！

我选择了给他火葬。老人告诉我，这么小就夭折的孩子最好埋在路边。我坚决不同意。臭臭在世的时候已饱受折磨，我不能容忍他小小的身体在冰冷的泥土中孤单地睡去，不能想象他的身体受虫蚁的侵害。我怕他冷，怕他寂寞，怕他醒来哭喊着找妈妈。我要他化成轻烟，随风散去。我要他干干净净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但火葬的时候我没有去，我不敢去。我无法面对我死去的孩子，我怕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的爱人和我的同事去送的臭臭。回来后，我望着我的爱人默默地流泪。我的爱人啊，我坚强的丈夫，在孩子有病的时候他没有哭过，但此刻，他在床上打着滚，用力抓着自己的胸膛，撕扯着衣服，放声大哭。他只是不停地告诉我：“春儿，我疼啊！我心疼啊！”我抱住他的头，他虚弱得像一个婴儿。他喃喃地告诉我：“我把臭臭的奶瓶放到了他的身边，还有他的小玩具陪着他。我把他从冷柜里抱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样子就像在睡觉，我亲了亲他的脸。我总感觉他马上能睁开眼睛喊爸爸似的。我把他脸上的纱布摘了，我不要他在投胎的时候还带着那块可恨的纱布。”

晚上，我和爱人把臭臭所有的玩具、衣服和臭臭用过的东西、照片和我的日记，到十字路口全部烧掉了。

我悄悄地留下了臭臭的一缕胎毛和一张他百天的照片。在那张照片上我有一张幸福的笑脸，快乐地拥抱着我的孩子。这是我留下的与臭臭的唯一的联系，也是我做过母亲的唯一纪念。再有，就是我对臭臭永远的记忆和无尽的思念。

我仍不记得那一夜我和爱人是怎样熬过的了，那一夜我没有记忆。

第二天上午，我把我的睡衣和爱人睡觉时常穿的背心剪了，在胸口那个地方剪的。我小心地把臭臭那少得可怜的骨灰包了起来。我期望在冥冥之中臭臭能感



母亲的背是最安稳的床

到温暖，感到父母的呵护和体温。但是，去埋葬孩子的时候，爱人仍没让我去，所以至今我仍不知道我心爱的臭臭的坟在哪里。

我的孩子这一次真的走了，我今生今世再也看不到他了，再也听不到他清脆的笑，再也听不到他那特有的喊妈妈的声音了。

除非在梦里。

我的母亲

〔日〕北野武 陈宝莲 / 译

小学时，母亲是如何逼我读书，而我又是如何不肯读书、老想着打棒球，一直是我最深的记忆，也是我们母子之间最初的较量。邻居大婶看我那么爱打棒球却没有手套，觉得我可怜，于是在我生日时偷偷帮我买了棒球手套。但母亲根本就不准我打棒球，就连拥有手套也会惹她生气。

我家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厨房，一个房间四叠半，另一个房间六叠。根本没有“自己的房间”这类时髦玩意儿，所以没处藏手套。不过走廊尽头，有个勉强算是院子的地方，种着一棵低矮的银杏树。于是我把手套包在塑料袋里，偷偷埋在银杏树下，假装没事的样子。

每逢打棒球时我才挖它出来。有一天，当我挖开泥土时，手套不见了，只见塑料袋里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我迷恋棒球，是因为空闲时间太多，便又安排我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足立区附近极少有英语补习班，于是我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北千住补习。我骑自行车往返，假装乖乖去上课，其实都是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有一次，一回到家，老妈迎面就说：“Hello, how are you?”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默不作声，结果挨了一顿好打。“你没去上课吧？！要说‘I am fine’，混蛋！”这真叫人不寒而栗。她怎么知道那些英语的？不会是和美国大兵交往了吧？我的补习费可能是美国人出的？太令人不安了。

其实她是为了我，硬学会了那几句。



终于有一天，当我上电视演出，酬劳超过百万时，我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回那个久别的家了。打电话过去时，心脏还猛跳。是母亲接的电话：“最近上电视，赚到钱啦？”语气非常温柔。不料，我才说“还可以啦”，她立刻缠着我说：“那要给我零用钱！”这当妈的怎么回事，真会扫兴。既然如此，就让她见识一下。我准备了三十万现金，还请她到寿司店。

“妈，这是给你的零用钱。”我想给她惊喜。

她问：“有多少？”

我得意地说：“三十万。”

“就这么一点儿？”不变的刻薄语气，“不过三十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我能怎么办？当然是不欢而散，发誓再也不回家了。麻烦的是，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她，从那以后，过两三个月她必定打来要钱。

.....

“我要走了。”

母亲突然握住我的手：“小武！”眼眶湿润。

我安慰她说：“我还会再来。”

她突然回我：“不来也行，只要最后再来一次。”语气变得强硬，“下次你再来时，我的名字就变了，因为取了戒名。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她又恢复成彻底好强的母亲。我挥手跟姐姐告别。在零售店买罐啤酒，跳上停在眼前的车厢，里头空荡荡的。车子钻过隧道，远处高崎的灯光忽隐忽现，猛然想起来时姐姐交给我的袋子。虽然医生说她没问题，但拿这个有点脏的小袋子当纪念遗物，母亲真是年老昏聩了吧？说她脑筋还正常，其实已经痴呆，搞不好里面装着菊次郎的丁字裤。我打开了袋子。

这是啥？我一时无言。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开的邮政储蓄存折！翻开来看，排列着遥远记忆中的数字：

1976年4月×日 300000

1976年7月×日 200000

.....

我给她的钱，一元也没花，全都存着。三十万、二十万……最新的日期是一

个月前。轻井泽邮局的戳印。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车窗外的灯光模糊了，这场最后的较量，我明明该有九分九的胜算，却在最终回合被翻盘。



妈妈的心

三毛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住在台湾的父母要去泰国旅行，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有一种项圈在台北就有卖，只是价格贵了很多，我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

听说妈妈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着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描述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妈妈说她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了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

等到父母由泰国回来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妈妈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价格只是台北的1/18，言下十分得意。接着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我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妈妈：“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来，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妈妈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准备在母亲节这一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妈妈。正想着呢，台湾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项圈被妈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